清血追毒

大北京特效品 能治各種惡瘡楊梅 亦治服丸立止痛苦 全愈迅速永不再發 並治淋濁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 說明訪單遵服勿悞 成都市總售處總府街 寄售 春通藥房 昶熙藥房 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城東大街壽春藥房 守望市口街華榮藥房

智育影院 四月八日演 **同心結**

大光明 四月八日演 **一個上海小姐**

廣東白濁 **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五淋白濁皆能普治三日止濁七天除根永不翻發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 每瓶定價大洋五角 總府街生生藥房壽春藥房華榮藥房代售

骨鑄成 專治婦女乾病男婦危險內症 有靈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 笑 笑

笑笑笑，姨太太外史真正妙 賓亦進 哈哈笑 笑得變 足跳 笑得眼淚掉 又滑稽 又熱鬧 又會唱 又不俏 有官場 有鄉蓉 和衙與老道 址 會愚暮一齊插 買 部館館丁笑 笑 了叫叫了跳 連 呼妙七七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郵票代價

煙
福煙
好福煙
純記福煙
物美價又廉
吸者爭相稱賞
好名譽有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慶恆昌緊要啟事

啟者鄙人長子士源素性頑強行為浪慢屢懲不悛突於本月十八日竊去錢物潛逃無蹤凡在親朋處借貸及有不法等事鄙人概不負責特此聲明

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四月八日（星期日）

第叁肆肆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維新印刷局代印

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溥儀遙旌簡竹居

鄭孝胥薰於利祿。甘挾其君以為石敬塘。遂組偽國。偽國之他日。其將終於為朝鮮台灣之續者。固可卜也。夫偽國於敵。為祖父之仇也。公羊所謂有世之仇無時焉而可與通者也。溥儀不讀書不足惜。第孝胥輩。甘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以陷溥儀。乃為足誅耳。但溥儀與鄭孝胥。雖舉國良心尚在之人。詬辭之不遺。袞袞諸公之在位者。乃無人執春秋之義明華夷之坊。與兵而致討者。則又何耶。比者溥儀於長春偽命之下。已有旌表傾儒簡竹居之訊。簡竹居死於粵。偽組織留於長春迢迢數千里。乃不憚煩而遙旌之。其將以是為招徠之具耶。抑將以是為收網人心之道耶。是均有不可能者也。且吾聞之朱九江之闢派人使來。則稱之辱國。而簡竹居之讀通鑑論也。又以李綱之主戰為是。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起九江於九京而問之。當必不以卵翼於祖父仇讎之下以自戕賊其兄弟者為是也。簡竹居師於朱九江。闡明經義。而謂之以為是者。亦必無之理也。溥儀之旌。簡竹居之靈。其弗受之矣。千秋定論。溥儀固石敬塘。而孝胥輩斯亦難逃於遺臭也。

溥儀廢後之諭旨

溥儀僭號，事近沐猴而冠，顧沐而冠之者，除日外，尚有大批自稱遺老之漢奸，此輩老朽，昏庸，既不見用於民國，乃別求希寵于逆邦，無恥之尤，原無足怪，乃有民國總理之梁，受廢帝身後之賞者，煌煌諭旨，儼然一代老臣，事固可議，而文尤可笑，其人維何，則袁政府時代之總理趙秉鈞字智庵者是也。趙為袁氏忠臣，或言刺宋一案，與有關係，確否殆不可知，茲姑記其死後溥儀優卹諭旨云，「宣統六年二月初五日，欽奉諭旨，趙秉鈞練達精誠，閎通明敏，宅心公正，政聲卓著，接辦崇陵工程，尤能盡心籌劃，迅速藏事，厥功甚偉，茲聞溘逝，震悼殊深，加恩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子溥倫前往奠醊，賞銀五千元，以資喪費，用示篤念勳勞之意，欽此。」此雖小事，而對於民國國體不無關係，且以見溥之不甘廢終，無怪今茲願為日人傀儡也。

娛樂台

新打判官

第一幕 「楊劍編」

前無幇救無助進退兩難。凡一切凶耗星被我占滿。真所謂遭一跌又是三巧。不久間體失和忽把病染。茶不思飯不想氣息奄匕。自得病精神減手足發戰。時頭暈時心跳輾轉不安。悶沉匕合雙目臥在地面。耳邊廂忽聽得鼓樂喧天。睜開了昏花眼往前觀看。見一位紅袍官站立面前。雙手上捧玉旨對我來唸。大壽事功德滿詔上南天。紅袍官騎白馬他走前面。左金瓜右鉞斧排列兩邊。開山旗坐纛旗前後兩桿。有為兒坐紗轎走在中間。那一陣真果是威風八面。不一刻就擺了南天門邊。停紗轎行來在寶殿裏面。左右的文共武依次排班。有為兒二叩首俯伏參見。玉帝爺就封我一殿判官。看起來行善事真有效驗。如行惡不何能夠有今天。勸世人須把那名利看淡。家百萬無常到代得一仙。行陰功無人知上天有眼。子兒孫無祿絲代匕為官。兒行善怕的是恐無人見。因此上在陽世，苦

殺天。（放腔）這一陣說得兄身體悶倦（一併腔）同買弟到花園散談遊閒。

未完

絕妙好詞

唐子畏之對聯

唐子畏嘗代人寫有一對聯曰，生意似春意，財源似水源，其人未愜意，請必顯而易解者，唐再書云，門前生意，好似夏月蚊蟲，隊進隊出，櫃裏銅錢，要像冬天虱子，越捉越多，其人大喜而去。

昔者某人拿出母親遺像，請一才子作讚，才子即信筆在像上書云：「這個婆子不是人」，其子大驚失色，急呼云：「甚麼？」第二句云：「乃是天上一尊神」。方放下心，驚驚為嘉，但第三句却云：「生了三兒都做賊」，不覺怒上心頭，正待發作，而第四句却是「偷得蟠桃獻母親」，於是他拍案叫絕，稱為「上海李季所著之我的生平」。

民十五年北京政府時代，北大女師相繼為請願問題而釀生慘案，所謂三一八大慘案是也。當時，周作人正執教於女師，自慘案發生後，女師有二女生被難，全校作追悼會以表哀悼，周有輓聯一副云：「死了倒也罷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閭，親朋盼信，活著又怎麼著，無非是多經幾番槍聲驚耳，彈雨淋頭！」以……

詞

浪淘沙（受伯）

亡國奴（十二）

國事史堪愁。山河已休。塞外寒風倦白骨。百萬雄兵操戈內。驕士被戮。長城已斷口。倭奴迫來。難道當軸是傀儡。且看亡國奴名詞。你能逃過。

送友（二）

踏馬過長亭。送汝鵬程。楊關弱柳添吾恨。何況惡魔世界。我身更孳丁。願君找耀光。芳名昭垂。總教肅未迎季子。休叫妻嫂笑蘇秦。馬蹄輕輕。

社會怪現狀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夢九）（四）

第十八回 鎗斃二爺沈冤莫白 手殲四命大孽是階

和那殺人不眨眼的惡官。拚却我這條老命吧。武某說道。我為好來報信。你不能害我的。况且禁衛森嚴。你那裏闖得進。哀毋不得已。只好賣棺盛殮。翌日當地新聞紙上。登着一篇論說。註訐玉帥。不留於地。說他治家不正。不羈姬妾。徒逞淫威妄殺無辜。雖未顯出他的姓名。但稱直隸的軍事長官。不是他是誰呢。那玉帥雖無高深學問。報紙是看得明白的。當下瞧科這篇論說。直氣得他發昏章第十一。馬上傳令發行李。搭火車。逕往德州而來。那津埠的報館。在他勢力圈內。為甚不借端發封報館。竟忍受辱罵的走了。原來這館家報是老章的機關報。有此靠山。玉帥只好退避。但是憤火却益加熾旺了。及到德州。鄉港徵防地點視察一遍。後回行轅。先將朱陸二女媽。嚴加鞫訊。豈二女傭已受金鑽打囑。故爾矢口不移。只說四姨太不曾和劉高二爺同車出遊。至於賭鐲等事更屬謠言。玉帥道。你們倆既替四姨洗刷得乾淨匕。敢替他負責担保嗎。二女傭齊聲答道。敢替她担保的。玉帥冷笑道。你們去叫四姨太來。二女傭轉身去了。一剎那跟着四姨走來。玉帥便伸着手向四姨索取鐲子觀看。四姨答道。已被母親借給劉漢。請寬限三天。索還呈閱。玉帥便詰問二女傭道。你們担保不曾贈人。現在鐲子在那裏呢。朱媽答道。這是由金太太借給劉老闆。與四姨太無干的。玉帥大怒道。都是你們這兩個王婆。于中穿針引線。累得我臭聲遠播挨人辱罵。恨不得把你們碎屍萬段。纔出我心頭之恨。他一壁說。一壁伸手插入衣袋中。拔出兩枝手槍。四姨嚇得低着頭只是發抖。不曾瞧科他取手槍。說時遲。彼時快。話聲未絕。槍聲陡起。砰匕化二響。可憐一個貌豔如花的美人兒。和兩個女傭。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花會專車 包車搭車 穩妥便速 聽客自便

家庭小車票 每本十二票四元

大車票 每票七千文

車站 城內南新街本行 花會城隍廟本行停車處

專教駕駛汽車
地點千祥街四十四號
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一元錢即能戒絕洋煙
幷且毫無痛苦
有志諸君請到祠堂街公園對門五十三號詠耀記處一問便知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載收效必宏在小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眞乃神醫
黃遂良君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怪病，鄙人體弱失紅，十年痼疾，愈於一且，現已恢復原狀，黃君現寓東大街東安里內，凡吐血及婦女不孕乾病血靈，莫不着手生春，相病發藥，食後兩分鐘即愈，有意想不到之妙，據個人歷年所見，無論醫學博士學士，治病之方，見效之速，俱不及黃君之令人驚佩也，茲特表而名之，總之別處所不能醫者黃君立可起其沉痾，
魯笑俗啓

滑稽時事 新戲詞本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訂合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票郵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戰朝陽　馬退路會
失熱河　遼王閒
報　斬湯　通張學
良　黑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庀國出洋　學
良　過關　生瘡上路
花先曉　文臺街
哭屍　消款　劉
鄧　兩軍大戰沁河
成都新聞經傳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頑癬九子爛瘡大小瘡症住四牌樓祠南街三十六號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三十七回　奪造化白夷造大器　挽天數蕭方盜參仙

李厚照聞言，好似跌在冰窖裏一般，正自驚嚇，忽聽內面一片哭聲，大叫道，李厚照呀，你用的甚麼藥，把我女兒毒死了，我只問你要我女兒的命來　李厚照更是大驚，回頭看時，乃是墨老夫人，奔了出來，披頭散髮，忽的撞入自己懷中，不覺哎呀一聲，驚的驚醒，原來才是一夢，忍不住心頭亂跳，冷汗如雨，心內愈加憂急，愈是不能安睡，便披衣出房，在院中散步，只見曉風習習，殘星在天，遙視榴花館地，都靜悄無聲，復又入房　坐了多時，侍從人役，方才起身，正自盥漱，忽見墨玉林，與夫人，一同走來，笑容可掬，稱謝不已道，先生眞乃仙手也，昨夜小女服了妙藥，竟得安睡，不過瀉了一次，咳嗽亦減去大半，今晨醒來，竟思飲食了，李厚照聞言大喜，墨老夫人道，小女還番重生，皆李叔叔再造之恩也，且請進房復診，李厚照欣然應允，一同來到墨賽花寢室，重診了脈，又細問幾句，仍到前廳，墨玉林問道，小女之病，有轉機否，李厚照只是搖頭嘆氣如隔了半響說道，令愛的病，不是眞好，脈氣絲毫未轉，不過因這藥性，鼓舞臟氣，故略現好象，待藥性過了，仍不濟事的，墨玉林夫婦，一段歡喜，聽了這話，依然一塊石頭，壓在心上，李厚照低頭不語，無計可施，正這當兒，忽見李義蕭方顏子章李育等，一般老少英雄，齊進房來，因聞墨賽花病有轉機，都來問候稱賀，墨玉林李厚照，將脈氣不轉的話，說了一遍，衆英雄道，或者李先生加意小心，脈氣漸漸會好也未可知，墨老夫人道，我昨夜對天許下心願，今日須得邀集道衆，設醮禳解，請李將軍代傳號令，傳齊道衆，禁止屠宰，大小軍士，各持齋三日，以求神天垂佑，或者女兒的病，才有轉機，說能不禁流淚，墨玉林道，似此病入膏肓，想禳解亦是無益，蕭方道，老夫人之言，亦有見解，據小生，道衆甚多，只要一叫，便都來了，並且我們這裏又新來了一個陳日尚，蕭方說到這裏，李厚照急插言說道，陳日昇醫理，亦甚高明，並且有種絕技，能夠圓光，此次禳解，挽求天心，非他不可，衆人正說着，只見張豹滿臉愁容，同定陳日昇，走了進來，衆人敍明，請他事由，陳日昇慨然道，既是如此，吾當親身朝眞進表，秉誠求禱，李義當即傳令，持齋斷屠，大家安排醮事，李厚照仍然盡心竭慮，按方進藥，自是墨賽花服藥之後，上半夜還能安睡，過了下半夜後，果然外甥打燈籠，其名曰照舊，依然諸病復發，轉瞬三日，醮事圓滿，墨賽花竟日沉一日，陳日昇和尚，亦無計可施，李厚照韓琴，均束手無策，墨玉林弟兄，只是垂頭嘆氣，墨老夫人，終日悲哭，庭玉庭蓉，也是愁眉相向，張豹更是急得熱鍋上的馬蟻一般，第四天上，吃藥下去，好一似石頭上潑水，毫無效應，大安英雄，連日會議，以參軍病危，莫不心憂，堅請李厚照同陳日昇設法，李厚照道，小弟實在無法，並且韓琴都不能治，小弟不過盡人事耳，說着向陳日昇道，墨參軍病旣臨危，你有混元鏡，可以圓光，以定吉凶，你何不試試，看參軍之病，可能救否，墨夫人聞言大喜，立時拜請，就要圓光，陳日昇道，又藥有救她的方法，照看也是無益，並且我往常照看你大安山的英雄，第一是參軍的根基不凡，今不幸如此，眞不可解，說罷長嘆不已，衆人聽說，混元鏡能定生死吉凶，都一齊請求，姑無論能救與否，總之要看人事，陳日昇道，旣是如此，我有個方法，大家都要依照，方能照鏡起光，衆人道，只要大和尚應允了，我們甚麼，都能依從的，陳日昇道，我這混圓一氣鏡，圓起光來，能測未來吉凶，並有趨避之術，而且人人可看，不比他人圓光，定要用童子，方可看得明白，我今夜作起法來，你們都可來看，或有生路，也未可知，但有一件大事，光現之時，不准喧嘩，並挑選長走江湖，有閱歷的軍士五百，一同來看，說着向李義道，請你執着軍令，凡有交頭接耳，哭笑者斬，

情死（笑）

『續』

法明遇參神之嬰宛噬然而笑。或又怒之於色。作切齒之狀。於其去也。又恆扃戶而哭於室。喜怒不常。愛情莫測。市儈以爲病染神經。不知傷心人固別有懷抱者。法明未逾中年。已蒼然老態。向固一多情種子。風流自賞。以某故失戀。創巨痛深。頓時消極之人生觀。由某武人之幕中。出而爲僧。慣世嫉俗。時發其偏激之言論。以毒蛇猛水。目睍近之摩登女子。脂粉叢中。恒矯情自抑。以自矜異。實則其心頭創痕。每一根觸。沉痛欲絕。色慾念起。道魔交戰。個中滋味。茹荼彌苦。陽欲遠以者。爲最好色之人。否則綺羅隊裏。過眼空花。等之行雲流水耳。法明向之所歷。思於佛法中求其解。而此日之苦。乃更倍之。至莫可如何。則付之一哭耳。

未完

日落黃昏時　途遇女鬼

強握其手

北平訊　西直門內大四條三十一號。住戶劉全順。於日昨下午四時餘。往地安門外鼓樓地方訪友。相談甚久。已近黃昏。劉乃辭友返家。途經德內西海西河沿地方。忽然感覺昏迷。目前似立一裸體少婦。心甚疑之。劉遂蹲伏於地。該少婦近前强握其手。牽之隨行。劉忽想到面前即是河岸。心乃大懼。遂即大喊救、。幸於此時有該管警察聞聲趕來。始將劉某送回伊家云。

。恆平視較量。姿態之邁衆者。則注視不瞬。

歷史長篇　俠義小說

玉芙蓉

有著作權　禁止轉載

嘯天編著　笑俗校正　（四五）

第四回　徐相國借獵出京都　朱幼主遇美到袁莊

本相今天頗着這條老命，都要同你上金殿向君面訴，看個誰是誰非，馬云要想再說，已被徐溥拉着便走，心想　脫，帶隊追拿太子，袍袖又被徐溥死死拉着，又知徐相，是不好惹的，恐怕一奔，徐相年紀甚大，一旦跌倒在地，那時又未將太子拿住，豈不反惹場大禍，馬云想到這裏實實無法，只得一面隨同徐溥回京，一面目示馬夢熊，叫他暗暗派人追趕的意思　馬夢熊見徐溥拉他父親扯住，只得押走隊伍，呆乜望着，不敢上前，又見徐相，拉他父親回京而去，心中實實太息，見得馬云示意，當時計上心來，向衆軍下令回城，馬夢熊把隊伍帶到路側，讓徐相同馬云過去，然後才同衆軍，由後面起身，徐溥隨時回頭，留意後方隊伍，見馬夢熊代隊而來，心中稍稍放下，只得挾着馬云，對直回京，馬夢熊走了四五里路，暗中吩咐心腹家將，四人四馬，回頭向大道追趕，非將太子同郭嘉，捉拿回京不可，四將領命而去，馬夢熊方才帶隊速行，趕着徐溥，同齊回京，但徐馬二人面君如何，容後分解，再說太子朱厚照，太監郭嘉，二人與徐溥洒淚別後，快馬加鞭，望大道行走，想起自己逃出宮庭，二搜相府，與朱飛盤查，種種危險，及徐溥不顧生死相救，想到這一般危險，不覺兩淚長流，回頭向郭嘉哭道　郭嘉，你若大年紀，這次爲着本宮，也把你害了，幸喜逃將出來，不然一旦被擒，反使你受一刀之慘，郭嘉騎在馬上，正在思想，我同儲君　雖然逃脫虎口，又恐馬賊，派人追來，還須早打主意，正想至此，忽聽太子，喊出郭嘉二字，忙抬頭答應，只見太子珠淚雙流，自己也十分傷心，正要回答，忽聽後面遠遠有馬鈴之聲，郭嘉留神一聽，有四五匹馬，追奔前來，不由心中大驚，